花當閣業談

花當閣叢談卷六目錄

魏文靖　文太史
劉尚書　吳少宰
楊尚書　錢武選
屠牛之報

花當閣叢談卷六

劉大瓢

劉大瓢者眉山人無名無字身掛一瓢可貯米二三升每飯輒欲滿佐以秤肉須臾噉盡不滿不食酒亦然以故人呼爲劉大瓢萬歷甲戌王父爲南工侍大瓢與大宗伯對山林公濂善知大瓢在江陰劉懋谷尚書允濟家特往延之屢反而後至至則林公以憂去王父延至衙齋自言年百十八歲矣兩目晝瞽身長七尺餘腹垂至膝飄鬚禿頂雙臂如鐵性甚躁聲如洪鐘小不如意

輒大聲訴厲早不食午食必盡甌酒甌飯肉亦稱是獨不喜食魚揖遜坐起不須人扶每食畢坐踞胡床呼一二童子任意亂捶腰腹已則𩑶軀睡去捶停軀亦止則起舞於庭庭有兩石座約可重六七十觔雙手挽之旋走旋舞或放聲大歌亦有拍節已乃入靜室鍵戶獨坐從牎隙窺之則見其端嚴如木偶即戶外嘈雜喧嘩若不聞也諸童子欲亂之取磚投入亦屹不動迨至晚邀之晚飯則出不邀不出也出則復噉肉飲酒然不期醎矣譫浪笑傲談吐如流夜不臥坐至天明叩其功用

笑而不答王父獨與寢食者三閱月終無所言王父亦時行引導法臨别就正之第曰路頭不正不如不走時華亭董幼海（傳策）爲禮侍請假歸延之同行大瓢不欲往問其故曰董君慘礉不仁禍必不遠董又致書王父苦延之終不往次早天未明而大瓢行矣王父以爲赴董召也乃董使又在門遣人於平日往來諸處物色之並無從覔居數日學使者謝虬峯（廷傑）從皖城入京見之於江東門云往河南去矣董歸未幾遭禍丁丑至吳時王父在浙不相聞庚辰復來王父已致政歸時年已

百二十四歲矣其飲噉形狀初不減白下時酒間喜談說閹直事又言少年會祁事直多感直青眼語留月餘忽謂王父曰余欲歸矣王父曰老師埜鶴閒雲家何在而云歸大瓢笑曰悞矣悞矣赴劉尚書耳王父又苦留之又半月餘堅欲行乃別王父曰師行來月初當過劉公與師相會時九月初也大瓢曰無須來來亦不得會明年歲暮與君周旋於玉女祠前也王父異其言然不解所謂是月二十六日劉尚書使至言大瓢於二十二日逝矣逝時身畔出一囊組繡龍文絕奇巧不似人間

物中藏金豆數十顆語劉曰以此葬吾君山之旁有餘則以四顆寄徐尙書作別仍以大瓢殉我始悟向所謂欲歸與來亦不會云云葢言欲逝也金豆繡囊或是閣直所與獨玉女祠前云云不知所謂至次年辛巳十一月王父捐館舍始悟會期不遠明年歲暮與君周旋也其云玉女祠者祠在西華山西爲殺方或微示遐舉之意乎若爾則大瓢葢前知者矣丁酉年余有事江陰特往君山尋其葬處不可得問之主人亦絕不知悵悵而返

茅道人

茅道人不知何處人亦不知其姓氏人問道人何名何姓曰我無名無姓向曾修道茅山人呼我爲茅道人年可八十許人問道人幾歲曰不知曰五十耶亦曰五十曰不止八十九十耶亦曰八十九十身幹甚偉丹唇細目白鬚飄然大類純陽祖師亦以萬歷甲子至白下諸大老爭致之道人飲量甚洪至斗不醉性喜食蠏蛤蠏可二三十匣蛤不記其數善彭鏗術亦善尸羅戲酒酣輒作劇取壁間土咀嚼之滿座塵飛復取水一噀塵頓收滿室細雨飛洒惟筵上獨無又取瓦礫擊碎如指大

捧而吞之須臾吐出盡成圍棊黑白子復取圍棊再吞之復成瓦礫又剪一士女粘壁端舉酒飲之立盡而士女頰亦赤夏日正飲間苦蠅亂擾或語曰亦有遣蠅法乎曰是不難乃取紙畫一大圜粘壁須臾蠅千百紛集圜內釘不能動一似被凍者宴畢則起放之諸蠅似醉而醒一一飛去又臥室中鼠甚多冠履時被嚙毀道人曰亦惡之乎余曰然則取紙畫一鼠狀令榜之西衙空室又畫一貓寫敕汝守六十日六字榜臥室由是鼠遂絕六十日後復如前矣又善召鬼每於夜間行法不但

作聲時於梁間夜行獰惡特甚有童子張倅年十八家人張成之子頗有膽謂道人曰此幻耳非眞鬼若能召我熟識鬼始信眞法道人叱倅開一靜室已入室中良久出仍闔其扉道人持劍立扉外頃聞四邊聲甚急室中窗呀然盡開道人叱曰可啟扉扉既啟室中洞然光明如晝見有牛頭二人長頂屋梁以鎖鍊牽一鬼至前倅之父母成與其妻也倅不勝駭愕倒地口吐涎沫但呼仙人救命道人叱曰牛頭使者可爲我擒此強漢牛頭似欲移步狀倅但叩頭乞命額盡破鼻血破面衆其

乞哀道人笑曰戲耳復用劍叱曰可且去叱罷光遂斂匧亦鍵如故居數日倖心銜之乃好謂道人曰某欲傳師一法特具壺酒爲敬可就飲乎實毒酒也道人心知其有毒謬曰可倖乃以斗酒巨甌進道人手持酒語之曰我有一劇爲汝試之而後飲時地上偶有蟻數百千團聚道人口咄咄祝曰此酒若佳汝飲之而各自歸穴若有毒汝飲而死業有所歸非吾罪也乃用指甲挑酒滴許一灑數百千蟻翕然伏地而死道人笑曰吾固知有毒也汝心不良吾從此逝矣倖面青負牆立不敢吐

一語道人遂辭王父去不知所之既去倖每夜夢有鬼捽其髮擊其頭甚至揭去被幞折倒臥牀如此者五月倖竟病悸死

徐石林

道士徐石林本吾族人子居江陰已而遷西徐市數歲出家蘇州盤門內子胥廟爲道士年二十雲遊至京師出入藍道行門下道行誅遂入廣信龍虎山張眞人府居二十餘年遇異人授鍊月孛法能預言人禍福休咎以萬歷甲申歸吳仍居子胥廟與內伯張伯起善吳人

亦爭致之時余內人方患痼疾延之祈禳石林先來潔一室奉平日所供月孛像居其中扃鐍甚嚴約一月滿擇一水定日來啓至期果來先以牲醴香花果品致獻畢乃仗劍禹步默誦咒語屏人鍵戶伏几下約凡門戶近靜室者悉封鎖之勿得有一人聲響即履聲亦盡屏犯必有禍尤忌雞犬聲事畢我從內出纔可開門一如其約時方餔至暮乃啟門出蹙額言曰病甚矣奈何目前幸且無事恐難久也余輩共秉虔拜懇之乃曰尙有一法可幸延萬一第爲之亦不易感諸公義重我當

無僻然須得一極誠實童身女子守火恐難其人余大內謀之岳母岳母指一使女曰此女名重陽年十四平日最誠實不苟可備使令於是復奉月孛像扇靜室約七日外遇不値日即來至期又至其法以磁瓶一洗極淨先書符於內以錢三十六文供月孛前每取一文輒跪嘿誦咒語一遍朱書一字於背字不可辨書畢吹東方氣一口隨錢投入瓶投完取黃紙書病人生年月日法官亦具生年月日一併投瓶而以桃木作楔楔之先令童女用香湯淨其身易新布衣頭挽雙髻髮繫亦易

新者令童女捧瓶前行而已仗劍隨之大聲誦天蓬咒入厨房以瓶置中竈熱灰護之兩旁竈日夜不住舉火令其暖氣常入不欲熾亦不可冷童女謹守中竈前勿令人動瓶食息寢溲俱不可離如此者四十九日滿則我自來發看臨別又再三叮嚀切不可動瓶時三月十五日又謂予曰別君欲往江陰故居端陽日當來相候啟瓶居半月忽皇遽而來曰敗矣敗矣瓶動矣余不信曰別君半月無日不往偵伺見此女端然坐守方謂其誠實稱任使石林曰此可欺君不可欺吾敕取來瓶口

如故桃橪亦如故此女錚錚辨語吾日夕看守誰敢動石林不顧啟之數其錢已少二十四文止存十二文蓋此女背來竊之也石林歎曰惜哉然是君夫人定數不可强若滿四十九日而錢不動亦無銷鑠當待年如錢數今則一紀外不可知矣時丙子年二十一果三十三歲丙申年亡剛一紀云萬歷十八年吳中自四月至五月將盡不雨郡守石侯崑玉焦心祈禱卒無雨或言於石侯此非徐石林不可然其人道高非可以尺一召石侯遂備禮親往迎請石侯不肯見逃之廁而爲同侶所

滙不得已出見謂石侯曰此天災流行雨恐不可得徒
費禱耳石侯曰地拆苗枯三日內不雨民立槁矣縱禱
而不應奈何坐視乎且謂民牧何也石林嘆曰三吳祈
貧道禍矣然以明公誠誼不可辭可先結壇於元妙觀
貧道五更上壇問所須曰無有止用鼓數十架置壇四
旁瓦百片置壇上而已石侯別去石林造伯起言別伯
起問別何往石林曰今歲吳中之旱實係天災貧道感
賢郡侯親顧義不可辭貧道禱必有雨第恐干天之怒
不可復活伯起曰然則如何曰某明日登壇後日必雨

後日爲貧道木命曰祈雨必呵斥諸神名讓雨至後貧道必無幸矣知君義重敢以身後事相託我死望以柳車一具就于胥廟前空地焚化拾骨罌一瓶中付廟中道士看守兩年後有眞人府當有人至付歸可也其月孛尊像供奉多年始留公靜室府中人至一併付之死生之託無負吾言石林平日不飲酒是夜索酒飲至四鼓曰可發壇矣元妙觀去君家不百武可送我抵伯起手行纔至觀門而石侯至行香畢赤日旋起纖雲盡屏石林就壇上焚符三通亦擂鼓三通俄頃四邊雲起罩日

雷聲隱隱石林大呼曰擂鼓數十架鼓一時齊發石林就壇取片瓦擲空中每擲一瓦輒得一雷鼓聲與雷聲瓦碎聲爭奮自辰至酉觀者人人股慄而雨終不得是夜石林不下壇露立至天明石侯又至石林拱手曰恭喜雨至矣可以答賢侯躬顧之誠矣言畢拜伏壇上須臾霹靂四起大雨如注從辰至申可三尺許石林尚伏壇上不少動雨止方起顧其形神不復似人矣步至階級前方欲舉步下而失足一墜立死壇下衆共扶之不動矣石侯聞之掩淚歎曰賢哉以一人之命全三吳之

命也出俸金二鍰買棺斂伯起請停其柩於元妙觀三日受合郡紳衿士庶吊拜畢然後如其戒收其骨付子胥廟道士收供至次年真人府果有人來請然不知其死也遂同月字像付歸士大夫俱有挽詩俟另錄入

楊風子

鄞人楊少坡忘其名善唐舉術萬歷辛丑張肆於京師長安西街爲人落拓無威儀常衣敝衣曳無跟履蹩躠逆人家故京師人稱爲楊風子是年廷試過尚未殿唱外譁傳太倉王辰玉衡狀元雖王亦有所聞自以爲狀

元也楊適過余邸余偶問狀元王公乎楊曰否那得兩狀元狀元爲華亭張公以誠王公父子榜眼也予戲之曰莫風若無耳耶不聞外人傳語耶我今報汝若見王公莫作是言楊曰我已與王公言之矣渠贈我一扇言驗後持此索謝余索扇展玩乃題詩二句云楊君許我爲榜眼未卜何人作狀元余笑語之曰此詩徵示不足汝意臚唱後何面目見之矣曰放榜張果狀元王榜眼聞之進呈時王實狀元爲齋捧官王國楨亦華亭人與張甥舅故爲顛易道路之言如此未必然也獨楊在京

不甚知名何以奇中如此

義盜

京師鐵匠衚衕錢洪六者家頗殷實爲人兇狡素稱無賴人多畏之與趙雀兒鄰居雀兒亦富室子年少風流自喜走馬彈丸洪六每恃强詐賴時常詬詈一日六自外醉歸甫及門而雀兒亦馳馬來六惡其不避也乘醉罵之雀兒亦罵遂相毆打六妻聞鬨出視之見其夫醉甚勢甚兇惡迺拆開雀兒雀兒走歸六惡其妻之拆開也遂疑與雀兒有私毒毆其妻至二更餘方睡妻不勝其忿潛

至客座中縊焉方其毆妻時有盜某者已潛門隙以未寢不敢動至是覘無聲響乃闖入客座暗中經其妻縊處適適相挺撞捫之人也盜忽起不忍心大聲疾呼曰堂中有人縊死呼至再三六方從醉夢中醒來索妻不得遂秉燭出急解其懸抱之入房盜不得入仍至門隙潛焉竊聽其內妻已救醒而燈火熒熒仍伏不敢動迨四鼓始寂然又復闖入客座又相挺撞妻再縊矣盜又惻然疾呼如前六未醒盜見壁後一垂髫使女年可十三四秉燭出應盜遂踉蹌出門去天明而六方醒妻已

死不可救矣六念雀兒富可噉昨又相毆打遂以强奸致死告逮雀兒不勝箠楚一訊誣伏謂乘六出外赴宴入室求奸其妻未就而六歸見致相鬬毆妻愧縊死獄既具刑有日矣盜乃出自首言此事惟吾目擊雀兒實寃按獄御史康詢其詳盜曰某無籍實有穿窬之行是日日就晡潛六門首窺路徑見雀兒馳馬來就馬上摔下亂打及街鼓初動進伏六門左聽毆妻甚狠至二鼓而妻縊其呼救者即某也四鼓復縊而復呼者亦某也何得有雀兒奸淫事哉御史以爲雀兒所賄囑也痛責

之而盜執愈堅且曰某不識崔兒面亦與六無仇行盜
何事而可用賄賞不忍無辜就梓耳御史心動詰之
曰汝先次呼而出救者誰曰洪六也詰六汝出救乎曰
然何不先呼汝者曰其時急於救人不暇索及呼者復
詰六曰第二次呼何不索曰第二次不聞復有呼者天
明始知妻縊救無及矣乃詰盜曰第二次可曾見六出
否盜曰未見止一垂髫使女從壁後秉燭出某恐爲所
見遂踉蹌去御史詰使女何名今何在六曰本家並無
垂髫使女問之鄰佑俱曰無御史益以盜受賄妄言而

盜之執乃愈堅御史心益動于是屬城兵馬親至其家搜緝使女兵馬至逐一搜驗並無其人乃詰盜垂髫者何狀衣何色睹於何地盜言倉猝未諦其狀長可四尺許衣青手持燈燭出此壁後兵馬沉吟繞視壁後地稍坼問地何以坼六色動答又支離乃令人發掘才尺許而伏屍見焉果一垂髫女子衣青狀貌如生嚴鞫六此爲何人六始吐此女名丑兒乃其妻家者妻之母使來看女六悅其姿就炕上欲姦之女不從痛責之再用燭签釘入陰戶而死签猶在旁凡六年矣今始見形因係

妻家女敵鄭佑俱不知也既得情丰至御史御史嘆曰巧哉天之報兇人也葢假此女以明其殺妻耳異哉爾之爲盜也亦天假爾以明雀兒不殺人耳乃釋雀兒盜坐謀而未成并釋之

李膚虞

李景春者羽林左衛千戶子爲李膚虞景春告老膚虞應襲已投牒本兵矣膚虞年才十八美如冠玉京師人稱爲玉人有齊倫者羽林左衛軍也挾一狡童楊五兒辛丑清明日倫以肴酒挾五兒出遊至昭靈廟廟在舊

太倉前賡虞是日候見戶部楊主政楊方在倉點米未即出故賡虞亦就廟中坐待倫雖係賡虞管轄實未相識雖賡虞亦不知其爲銛下卒也倫與五兒正歡飲讙笑賡虞入倫惡其來攪亂正欲起叱之忽覩賡虞狀貌嬌美異常不覺心動乃延之同坐賡虞亦不辭坐定舉酒酌賡虞并問何姓曰李賡虞亦詢其姓及居址倫未答五兒曰此是齊大爺倫欲恐喝賡虞乃曰某居宛平縣前見充羽林左衛旗手若不識我耶若論我齊大爺威勢不但地方鄰佑怕我即本衛指揮使我亦賓主相

往爾我相呼千百戶直奴隸耳向年白晝打死人白占
娼婦馮皎兒在家問刑衙門俱不敢問賓虞曰亦識李
千戶否倫曰李景春耶這老子最怕我如今告老不到
衙門來矣言已忽詢賓虞名字來歷賓虞不言固問給
之曰我亦本衛經廳勾當倫以爲必門役也大肆褻侮
百般虐戲欲就求合賓虞怒欲起則緊挽之不聽起時
倫已大醉揎袖言曰從我則已不從我莫怪賓虞見其
勢惡出至庭欲覓便走倫乃倨坐令五兒來捉五兒挺
不動口喃喃曰没來頭倫大怒起毆五兒纔一拳而五

兒倒地立死倫以其詐復再亂捶餍虔得乘間踰墻亦不及候見楊公遨歸倫覩五兒實已死用酒沃之不醒計無所出挨至昏暮拖往廟後大井邊擠之下五兒無父止有母家貧甚爲人[illegible]洗爲活次日倫呼至家謂之曰五兒昨日不合挺撞我我已打死今與汝銀一兩可搬到我家來住吃安樂茶飯若有聲言須知齊大爺不怕人也母已昏耄又懼倫勢諾諾不敢發一言事遂寢餍虔候部札襲替歲暮始給乃以次年燈節後到任公座日衛卒例當叅謁當是時倫但知景春老而襲職不

知新千戸乃舊所謂李氏子也及入衆始愕然泰甫畢
賡虞卽喚倫詰楊五兒何在倫曰不知賡虞曰若不記
去年清明日昭靈廟中事乎馮皎兒何在白晝打死者
何人倫語塞但叩頭乞哀於是泰送法司轉呈御史出
五兒於井而正倫罪如律

馮子

吾里中有馮氏子父號豫所不知其名塾師也馮子年
八歲父授之書曰三行百徧不能成誦成誦矣明日問
之茫然也十歲尚不識一丁親友其勸其父勿復苦之

忽一日父出一對課衆學子曰山遠知天濶衆學子不能對馮子忽自言曰溪乾覺岸高父異之然謂是偶然得之耳即問曰若能再對乎馮子曰能兒非昔日阿蒙向昏昏今了了矣父復出曰曉霜紅橘柚隨口應曰秋雨老蒹葭父曰若旣了了能誦十歲以前所讀書乎則通前徹後悉誦不遺一字父大異之誇之親友有不信者挈面試之如對砌曉霜寒則對捲簾秋月徹樹色經霜古對梅花帶雪淸霜淸江有蟹對風冷樹無蟬隨口輒應不假思索若宿搆者一友曰能破乎曰能友曰學

而時習之。父曰：尚未讀。馮子曰：兒於羣學子讀時已默識之矣。乃破曰：學無停機，當法天無停運。衆方驚訝。子又曰：兒不但能時制，兼能詩古文詞。是日大風，即以狂風命題。吟曰：忽聽園林號吼，俄驚濤浪奔馳。橐籥空中鼓盪，塵寰萬有披靡。於是里中譁然，謂馮子聖童也。由是課以羣書，不教而能誦，叩以奧義，不講而自徹。時義之精，即老宿不能過。咸謂科第可俯拾矣。暇則遇事輒詠，雖不成詩，然出自十二歲童子，亦自奇。出自目不識丁童子，尤奇。馮氏所廬居去吾居不三里，日欲往叩之

老足怯步不果然往來者多傳說嘆吒以爲異此泰昌庚申事也明年爲天啟辛酉學使者至縣開童子試予謂馮氏子嘗必有異拔矣已竟弗錄余深訝之與友人談次詢其故友人戟手言曰異哉若知馮氏子乎向者乃一鬼附之故能爲詩爲文今其鬼已辭去居然一冥頑不靈物畢十歲以前所誦者悉忘之矣余以爲天地間寧有此異事歷詢之果然今其兒故在獨所謂了了者復昏昏矣

郁老曰永樂間一事亦甚奇周尚山者廬陵人入京

求仕不得都御史劉觀延爲館賓於同鄉諸老往還
甚習宣德三年物故居數月忽附䰟於修撰尹鳳岐
之次子曰吾周尚山欲求見諸故舊可邀致之問欲
見誰則首周忱餘某某尹不得已邀之於是文襄偕
何御史文淵程中書南雲吏部鄭侍郎之弟某四人
同往尹子閉目面壁臥口喃喃不絕何執牙牌叱之
曰何人在此作鬧乎微笑朗吟曰諸公袞袞是朝臣
不信陰陽與鬼神劉觀家中曾識面而今問我是何
人指文襄曰長史先生王佐才連朝相請不輕來無

限胸中不樂事要與從容說一回又曰向年曾著倘山文爛若春空五彩雲入在泉宮時展翫天葩端的吐奇芬旣而曰深辱雄文無可言謝文襄曰令嗣已惠四布曰此土物何足以謝吟曰蠢子來京帶土宜四端粗布表相知如何可潤雄文筆地下難忘一寸私又曰王抑菴直行狀我楊東里士奇誌銘我諸故舊或挽詩或哀些共成一冊感之不忘敢求一序文襄曰地下須此何爲曰九泉之下也是眉目譬如老尹得誥命卽在地下誇耀於人復吟曰尹公誥命得

焚黃地下逢人炫寵光詩序寫來焚與我九泉之下也煌煌忽呼何繡衣曰鳳陽墨何故爽信何曰昔鳳陽回先生已作乃作色曰斯時我尚未死吟曰道地元霜出鳳陽君曾許我助文房今朝忽發欺心語巡按同時始臥牀挽南雲手曰南雲內翰鳳池仙筆上生花正妙年我自沉淪君獨奮人生窮達總由天又謂鄭侍郎弟云縉紳知己滿朝端總是相思會面難此位郎君不相識風姿絕似鄭天官忽謂尹鳳岐曰吾來此借令子欲會諸公耳何不利於君而作文譴

之尹謝無有乃朗誦曰既不念我同學又不念我同鄉吾與爾乎何貧乃與吾兒見殃此非謔我而何尹作此文尚未脫槀乃大駭咋舌不敢辨文襄曰君是鬼耶曰我平日不信鬼今乃及我方信世間有鬼且人者日之光鬼者月之光日光能及物月光不能及物文襄曰何謂能及物曰一件濕衣服晒於日則乾晒於月則不乾又問曰何爲有靈有不靈曰月有晦朔弦望故鬼有靈厭寂滅言訖大呼曰我去矣我去矣尹子遂醒

俞先生

先生名允文字仲蔚一字質父崑山人自㓜好爲古文詞十五爲馬鞍山賦名籍籍雖爲郡諸生然以古文詞擯藝不合時制試輒少利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里然貧甚突烟時斷其配梁以爲言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兩食乃至不兩食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佐之若粱肉先生益刻精於學諸體詩益宏麗臨池亦益工駸駸度歐柳而上行筆則右軍父子八分則自謂得西嶽碑體然善病病多頭風暑月

恒御氊袷稍及冬加以狐帽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尺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藝益高名益重請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寡他嗜顧奇不食酒頗奈食甘間於島渚間淘一卷石或袖甘果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時行部使者徐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王郡守道行張中丞佳允繼之借學使者吳君遵旋其廬曰高士曰眞逸御史邵君陛王君某俱稱詔賚束帛膠米楚王

以志楚聘李守以志吳聘恙賜相接悉謝不赴獨于蔡政叔杲以三吳水利造質爲成一編書而已崑山令王君用章程君達高先生行每過輙談笑移刻然欲伺先生以間不得也程侯嘆曰古所謂徵君眞先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爲禮祭復聘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宫

鼃人

天啓三年邑東門人市一鼃歸煮鍋中忽喞喞作聲始猶不以爲異細聽之則似人言莫殺我莫殺我其人不顧煮愈急須臾聲止鼃亦糜矣剖之於脇下得一人焉

長寸許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腮儼然一波斯胡也頭上有髮髮綰髻腹有臍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勢亦有囊獨惜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時傳哄士大夫家爭取傳看凡月餘不敗村老居海上聞之特買舟至城則已爲郡人好事者取去矣余壻張文學親見之爲言如此不知何異煮鼈人亦無別故嘗讀東方朔神異經北荒中小人長一寸然是彼國形體然也又聞嘉靖時衢中商人胡秀攜一商人至郡長可一尺亦男子眉目鬚髮種種皆備盛以朱紅烏籠藉以茅草飼以水米口中時

鬪啣啣聲不能辨言語仍設一榻倦則睡爲後予於學

諭李本石〔雅杜〕席間談及云亦曾見之本石又言曾至

大同偶邊牆頹倒得瓦棺五百餘俱長尺許復戲謂余

曰何小人之多也

陳秦常

陳師召〔音〕莆田人於世故細碎悶悶不辨事無可否輒

曰也罷人稱爲也罷先生常出訪人與人請所往曰且

去既又請復又曰且去與人竟舁之歸師召亦不知己

之門也入見其妻驚曰汝何在是然不弔閣賜喪抗閣

直西厰侃侃無屈撓王弇州所謂人固有不可必者也

邵老曰吾聞仁和有沈解元名繼先亦多慣憒見人家軒上彎椽曰山中那有許多彎木聞聲曰說何話又有崑山周解元汝勵亦然夜半口渴急呼家人曰腹餒家人曰夜半無物止有腊肉取噉之復大呼曰愈噉愈餒盛夏擁夾被臥家人曰熱甚何爲擁此周曰汝不知易槃則太熱一日往謁王弇州家人悞舁至王荆石相公家坐定忽語相公曰尊公極刑人人稱宛相公掩口而入然兩解元之文至今猶膾炙

入口此又不可知者也吾邑有沈汝爲者爲黃巖知縣至日點名役門子唱名語之曰低唱有不到者曰每名罰銀五分次日又點則令門子高唱無不畢集乃曰今日罰到者家居常取藏鏹曝之日中知有單雙而不識數每爲家人所竊然能勦巨惡王湯此亦不可知者也

異乳

吾里中民家張氏一乳生三男吾族子一乳生三女今皆無恙天啓初年事也

去餅緣

里中張氏某家本寒微得藏金而致富此老身歷艱苦頗儉嗇而子遂豪侈喜狎邪蒱博出則鮮衣怒馬每食必羅列滿案稍不愜口停箸不下一日與余會於叢林叢林僧出新麥餅相啗張但食其中裂餅緣投之狗余深不平然非深交不敢言也尋聞侍食瞿學憲復作是態大爲學憲所斥不覺快甚

郁老曰諺有之人無夭壽祿盡則亡故房閭州以食膾亡李崖州相以饋羊限飲啄有定不可屑越也余

母家安氏無錫人家巨富號安百萬最豪於食常於宅旁另築一庄專豢牲以供膳子鵞常畜數千頭曰宰三四頭以充饌他物稱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則解一支以應命食畢而鵞猶宛轉不絶後諸舅競用奢侈敗余食腸甚狹自太牢外無所不食亦復不能吃素客有勸余吃素者余曰予不吃佛素但吃吾夫子素昔在祖父時家處富貴雞豕魚鼈逢着便吃此吃素富貴之素也今日貧寒雞魚蝦裁甘於金虀玉鱠此吃貧賤之素也定不効他人以麵筋豆腐所來

生福陰下地獄種子客大笑曰此老直是爲饕口解嘲又一客曰爾不聞京師徐爵事乎爵先以事遣某衛後潛入京爲緣王駙馬薦入巨璫馮保家性黠慧保甚悅之諸所票擬悉出其手以故私門如市賄賂山積一夕夢一神人入其室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拜問是何人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曰吾查爾食籍中所存豬無幾或吃素尚可延爵自是斷肉與酒日誦彌陀寶號施棺掩骼然朝貴以佳肴美醞延致爵者爭欲得一下箸爲快

謂妖夢何足憑於是御酒肉如故未幾而難作妻孥流徙素之致福不素之罹禍如此余曰不然獲罪人也而握朝權罪通天矣獲罪於天豈區區斷酒去肉可倖免乎即其不終斷酒去肉便是天矣故吾以暴殄爲可惡者謂福不可不惜也以素之不必吃者以福之不可强求也

雲南巡按

某御史巡按雲南行部至某縣宿院中中夜不能寐若負芒刺起秉燭坐似有人冒貿而前叱之曰汝何人敢

天深窖地應曰某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君久矣御史曰金何在神指座下去磚而金見標曰千金御史曰我爲御史可將此物行耶神曰弟與我鄉貫票帖當爲君送歸如言寫帖焚之神忽不見將復命同年某主事以貧丐助居間一地方官薦舉御史可其請主事曰謝禮五百鏹請以二百鏹爲壽御史始拒卒受之及歸家以牲醴禱前神夜復見其貿貿來啟其金止八百鏹御史曰向者千鏹而今止八百何也神曰日者某主事所饋此數也悚然謝之

兩掾

有兩掾一姓葉一姓王俱慈谿人同謁選於吏部葉得山西太原府倉官王以父死訃至不及選乃與偕歸至衛河葉疾作死葉故王掾妹倩也乃謀之葉之子曰若父死矣牒無所用之我僞爲汝父持牒赴任誰能辨其非眞所得貲貨分而有之如何葉之子喜遂同赴官所人果莫識其僞也比考滿則得中金七百有奇乃中分之王掾私喜以吾之官故在也而先獲三百多金旣服滿又謁選吏部乃復得前太原府倉官遂不敢赴弃其

牒而歸

吳冢宰

吳公名琳致冢宰政歸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方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斂手對曰身是吳琳使還白狀上益重之

楊文懿

公名守陳以洗馬乞假省親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

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而報一御史至丞乃
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尚未晚
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踧而起居丞乃匍伏階下百狀
乞憐公笑而不校
邨老曰宋王文公 旦 局量寛厚未嘗見其怒家人欲
試之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曰吾偶不喜羹一
日又墨其飯公又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愬
於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
人料肉幾何曰盡一斤固當飽今其半為饔人所廋

公曰此後人料肉一斤半可耳其寛厚不發人過類

如此

魏文靖

公名驥浙蕭山人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

攜一蒼頭乃舉歷年所積俸貲召同鄉于官刑部郎者

付之其人請封緘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其人

不敢復言時曹郎有子婿從官舍如其輕重欵式以僞

銀易之比公竣事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於

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常爲此物出余手將毋是乎蒼

頭以告公戒之愼無洩彼將不安矣已刑曹郎出守辰州其事稍露及入覲擕其俸入書數以償公駁曰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乎余銀具在未有以僞易者迄不受

文太史

太史初名壁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人稱爲衡山先生太史平生無二色足不履狎邪年五十餘卽絕房慾目不覩窈窕逢妓必匿去有錢同愛者美才華有俠氣與太史最善同愛每讌集必呼妓而太史

絕惡妓若糞穢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太史一日散步
街衢同愛隱使妓撓之太史厲色而過有妓從後擲落
太史巾太史不瞻顧露頂行街中里許至竹堂僧舍令
人索冠於家著之然後去同愛又約太史遊石湖匿妓
舟尾不令知候太史登舟坐定呼妓出太史倉皇求去
同愛命榜人速發太史第瞋目不與言同愛乃令人泊
舟太史亟登岸䟤去太史嘗謂不見同愛令人想殺一
見同愛令人氣殺同愛亦謂不見太史令人敬殺一見
太史令人悶殺其神味相契乃如此又絕不與優人狎

有令優人以婦人服進太史酒太史斥之去遂終身不復觀劇

劉尚書

工部尚書劉元瑞麟挂冠歸家貧甚好樓居力不能搆文太史爲層樓圖遺焉懸之壁扁曰神樓家無輿出則布衣芒蹻蹴蹴行里中一日過故人所先有某宦在坐見尚書藍縷短褐待之揮霍自若談次偶及孝廟時外戚張延齡驕橫臺諫攻之上怒其激逮治甚急時非某公抗氣申救禍且叵測尚書亟趨出某宦問此爲誰故

人曰此即抗氣申救人也是爲劉尚書某官頰赤汗下吐舌半晌不能言因故人造謝尚書略不爲意

吳少宰

少宰吳原博寛致政歸有布衣邢量草屋居市少宰重其操往候之叩門量曰吾方炊爨無五尺應門奈何少宰曰姑徐徐借鄰家胡牀坐門良久候其食已方進謁相與清談抵暮去

楊尚書

禮部楊尚書仲舉名翥仁厚絕俗致政歸時戴笠乘驢

往來山中鄰人作室簷霤落其屋家人不能平尚書曰
霤何害晴多雨少鄰人老得子尚書恐所乘驢鳴驚之
即鬻驢徒步一日出有狂生從後詈之尚書若不聞人
曰此詈君也尚書曰烏知非他人狂生乃呼名而詈人
曰今斥名辱極矣君何不答尚書曰烏知非同姓名者
其寬厚類如此

錢武選

軒瞿錢先生某性至孝其封公名表爲仇錢敕所搆成
遼左家產蕩然先生親樵負以供封公朝夕及往遼左

先生復負戴傍徨萬里足盡繭備嘗艱險至元戎董千戶延爲師常萬戶天錫奇之妻以女旣而得逕隷鐵嶺衛學博士弟子七試皆第一先生嘗夢星隕如雨以衣盛之得百星覺而私自解曰家且星散得我而復聚乎封公於戊申除夕亦夢至一處見几上置兩燈一燈明一燈暗覺而不樂呼先生語之曰我與爾不得同歸矣我夢一燈明一燈暗明者昭昭之象是爲爾暗者昏昏之象其我乎先生曰不然此有借作酉一登炮借作戊一登也果以明歲己酉領順天鄉薦庚戌第進士先生

於閨閫內酷爲譏防常夫人後不知凡幾娶矣及在刑部時入視獄囚夫人與妾在舍值風烈稍觸損其所織識簿跡夫人及其妾皆皇遽投繯死又一婢亦自裁世廟聞使人廉其事無他狀又以先生公事在暑置不問其後御姬媵益寡恩當者咸竭蹶爭自兢兢最後聘某氏某氏之母知其酷也不欲允謀之女女曰無妨但須具挺杖往耳既入室頗不受繩式罵詈即反之先生怒起欲毆之某氏操挺杖前擊先生敗其面先生不得已托郊行約友人篡取之去至今傳以爲笑柄云

屠牛之報

余王父每勸人勿食牛所至官下輒以爲戒至刻圖名曰禁牛八善播之交知或以爲末節也而笑之癸亥夏偶讀稽神錄廣陵朱氏夏夜殺牛事以爲異而坐客談屠牛得惡報不食牛得善報甚夥不能悉識以余所睹記而極異者無若湯屠蓋吾邑四十年前以屠牛爲生者止兩家一居南關外忘其姓一則姓湯居南關內與余家鄰近蓋三世業此所屠者不啻幾百頭矣人呼爲湯牛頭亦曰湯剝皮云祖父孫七口聚活孫名應元充

邑門役萬歷十六年戊子吳中疫癘盛行先是元旦夜三更後應元已寢忽聞街中呵道聲甚厲意甚疑之謂必河下有使客邑侯出拜耳然日中何無聞也已復念曰何有使客元日來至且何不天明往拜乃乘夜出乎亟披衣起從門隙窺則見燈火甚繁儀衛甚設然非平日衙門中人無一識面者始疑其爲陰司不敢啟門出但屏氣窺之則見節道中有枷杻者有鎖項者紛紛不記其數後一大轎坐兩官人一衣紅一衣綠舁者十五六人至應元門略停從人來禀曰此家七口衣紅者問

曰何生曰屠牛隨取一簿登記乃出南關去應無常往來余家亥日偶來言及毛登髮豎曰子家必有大禍矣奈何公向勸我改業勿屠牛非我不能從祖父不肯耳余曰何不以昨暮所見言之曰今早已言之矣彼固以我爲不誠也余曰汝但自弗屠未必不獲善報曰有是言乎余曰向見宣室志中載一事武林郡賈人朱峴有女爲夜叉攝去置浮屠中其夜叉宿浮圖上則見本形將曉下浮圖行里中取飲食則變人形一日既下女竊視之見其遇一白衣人辟易不敢近及暮歸女詰之曰

何故避白衣人夜叉曰此人自小不食太牢故不得近
問其故夜叉曰牛耕田爲生人之本故不食者上帝佑
之女嘿祝曰兒若得見父母願終身不食牛纔祝畢夜
叉跳起曰何爲有異志我今不得近子矣遂下浮圖去
應元拱手曰若如此不但願改業願終身不食太牢迫
五月應元之祖及祖母父母一日同病疫同作牛聲或
時躍起自相抵觸大類牛狀三日同死則應元及一弟
一妹又病矣死者縱橫臥室中無與斂病者呻吟展轉
床蓐莫與扶持又七日而弟妹相繼死止存應元一人

又兀兀若醉若癡不省人事鄰人雖有相善者以此疾易於傳染悉閉門避去余遣一老蒼頭護視之先贈公方施轉掩骼丐得六轉又向應元熟識人乞惠始能經理其六人之喪又還應元於樓上是夜更餘應元從昏瞶中忽聽樓梯閣閣有聲見一人入長丈餘面如銀盤大耳細目身衣青儼然神也入樓來異香滿室就牀捫應元面而去自此遂省人事踰月而愈今尚存遂改業而南關外屠牛某者亦以是月死疫矣甲辰春余待馮憲長元成名時可號元岳先生偶言及此先生曰余家

亦累世不食牛卽今三四代亦並無一人犯疫婢姜輩
俱然又有同年胡冏卿子仁名有號金峰偶於城西見
屠牛將解牛牛哀鳴觳觫冏卿市而豢之逐間且數年
矣後冏卿卒於滇訃至日牛輒不食而死又趙淸爲齊
河尹會以勘事過邑之洪店有盜王山殺人於王臻宅
旁衆誣執臻臻不勝掠遂誣服淸還過洪店有一牛犇
向淸跪悲鳴若有所訴淸問誰氏牛衆曰王臻牛也淸
曰王臻其有寃乎抵邑卽辨釋王臻父子尋鞫大盜王
山卽得其殺人狀山款服曰誠然牛爲臻訴矣更何詞

濟河人作義牛記先是有兩官居閒一事趙公張目不應及以牛故釋王臻兩官相謂曰趙公過我不如牛公聞之曰牛無私若有私若行誠不如牛時傳以爲口實由此言之食牛豈但得惡報哉乃其義亦自不宜食耳

郝老曰偶覽瀋士蘂閒然堂集復得屠牛二事并誌之某子甲與乙遊饒陽一日屠人將解牛方礪刃其牛垂淚跪其前乙偶見之語屠人曰姑舍之馳告甲甲即出橐中金畀乙贖其牛市人聚而環視之一人曰牛信有知誰活汝汝能作謝狀乎牛即環視跪甲

前一日諜報甲汝得生能謝報者乎牛復跪乙前叙驚嘆異之頃余里中屠牛牛觳觫跪屠人屠人憐而釋之轉賣溪之東復將解之方鼓刀欲屠牛觳觫跪如前狀屠人竟殺之是夕醢牛火燎其肆嗟亦異哉郯老又曰闇然堂集所記事多不核此屠牛二事不妨收之以勸善此老素有許丞之疾其所就書非由目擊耳聞不過取他人所記雜採之以成帙耳余內伯張伯起其人品最高然多與人偎澝好奇習氣故其筆氣若談輅等書有止圃屬對精切之病士深往

往摭拾其剩叶何哉

郵老又曰或問余所謂止圖屬對精切者何解昔有人以詩謁一鉅公開口便云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鉅公曰豈意君家有此凶惘其人曰實未有此但圖屬對精切耳聞者捧腹

花當閣叢談卷六終